082.1
Ka452
0(th)
3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說苑新叙序

說苑二十卷新序十卷漢中壘校尉
宋集賢校理曾鞏之所序錄者也觀鞏之序說苑識
予政以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又責其著書建言
后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已而爲之至論新序則以爲
秦漢絶學之後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
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余謂鞏之文簡嚴質直大類
子政獨其詆訶過嚴與奪失實蓋編疑之焉夫自三
代而下言道者莫純於孔子今考其書自說易而外

5442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其於精微之際蓋不數數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夫朱生於絳青生於藍雖踰本色不可復化其質定也金之在鎔其爲鍾鏞爲鬲爨尊罍皆是也及其既有成器則鍾鏞之不可使爲鬲爨尊罍鬲爨尊罍之不可使爲鍾鏞者其質定也蓋道者渾淪無方本無定質苟欲以言而定之者則道者將必爲天下裂子思談道最爲精微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此其至善言者繼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言適至是則止

耳苟鳶而必求其所以戾于天則鳶者始膠膠然亂於上矣苟魚而必求其所以躍于淵則魚者始膠膠然亂于下矣故雖以孟子亞聖其自序以爲功者惟曰人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法以待後之學者而於精微之際蓋亦不數數也孟子固亦以言之長者道之所以裂也下是而言道者世號純儒莫過董生猶泥於禨祥東漢諸人則誣於緯候至魏晉斷滅於虛無盡矣卽韋之所推獨稱揚雄然雄之所陳有曰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荷折衷以

聖人之論其亦眞能純於道德之美者非邪宋元豐
間館閣諸名士一日共商較古今人物失得王介甫
言漢元晚節劉向數言天下事疑太犯分呂悔叔曰
同姓之卿歟衆以爲然昔屈原以楚同姓傷懷王之
信讒遂入秦不反雖放流作離騷九章諸篇猶拳拳
於存君與國君子以爲忠夫以子政爲有非者然則
屈原亦有非耶按子政當漢元成間弘恭石顯王鳳
方用事尊顯皆擅國士大夫一失其旨意卽斥逐誅
死不旋踵子政數上章刺譏時事指陳災異徵應乃

至亡國弒君皆尋常患難時朋爻兄弟所不忍容子
政獨斷斷於天子之前不少休有不啻批其逆鱗者
是亦豈枉已者之爲使肯枉已則子政以彼其才稍
自貶其取丞相御史不難顧不出彼廼與其所謂三
獨夫者終始相結托則不甲冑困抑以死若此者輩獨
不少貸之哉夫春秋戰國時先王之澤未泯士君子
之言語行事皆有可稱第以一節見或少戾於中庸
之旨率不爲聖人所錄一時韓非呂不韋諸人雖有
論撰文雜以名法縱橫之說余謂數千百年之後凡

成學治古文者欲攷見三代放失舊聞惟子政之書時爲雅馴今讀說苑二十篇自君道臣術而下卽繼以建本極於修文終於反質蓋庶幾三王承敝易變之道又豈後代倥傳所得窺其肯綮哉余因刻說苑新序二書懼學者承誤習謬使子政之心不白於天下迺爲之辨著如此云嘉靖丁未八月朔東海何良俊撰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止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焉與舊爲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爲無好學者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已而爲之者有矣何其猥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爲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所有志者也編校書藉臣曾鞏上

說苑目錄

卷一
君道
卷二
臣術
卷三
建本
卷四
立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卷五 貴德
卷六 復恩
卷七 政理
卷八 尊賢
卷九 正諫
卷十 敬慎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卷十四
至公
卷十五
指武
卷十六
叢談
卷十七
維言
卷十八

辨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漢 沛郡劉向著 新城楊以澄校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邊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

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庸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亞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愼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愼而縱恣焉不亡必弒。靈公聞之、以泄治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徼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徼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恣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

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徼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恣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治先怨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歸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主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力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悲苦者利歸

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君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其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愼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邪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

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皐陶爲大理。益掌敺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愼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

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得眞賢之實也、武王曰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眞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

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
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
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
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
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
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
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
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

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
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
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
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
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
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
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
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
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
對曰嬰聞之國共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
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
君桓公身體肥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
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憚畏則東郭牙侍。
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寧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
子蔑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侍先君能以
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達而
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
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
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縩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
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君
高縩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
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割取八城
而得承宗廟恐危社
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
避席願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倍也其實師

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幸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時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彊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

誠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
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咸然
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
可謂明君矣

一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
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
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人敗之兼有九夷當是
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五令群臣曰聞吾過而
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

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生日不滅文公
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
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
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
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
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
贊曰吾得聽二子之言加明耳加聰不敢獨
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

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虵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虵虵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虵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蒙刺虎豹者吾足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

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

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十之日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大道矣其不亡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股肱也。何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疾轉之股肱爲去是一人也。邪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倚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

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者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者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遺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

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樂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樂激致之吾嘗好音樂激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樂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樂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察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晉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乘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樂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君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闕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闕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闕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

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齊景公遊於蔞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

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illegible]以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illegible]、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夫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莞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

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愼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遂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一終

說苑卷二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

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六邪者一曰萌牙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

以禮諭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早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

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
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妨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
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
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
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
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
非無間何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
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
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
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
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
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
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
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
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
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之
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

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强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古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察而有察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開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

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踈不謀親臣者踈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天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出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王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

也。翟黃迮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爲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曰、侍於屈春損頓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簟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轝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

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瑯臺威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威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眞州而燕人給牲雒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

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
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
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
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
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
使之不以纍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
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
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
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
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
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
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
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
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
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
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
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

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
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
之也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
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柰
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
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
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
之寶璽吾忘令人戴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
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
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
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
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
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氏之臣也敢
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
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
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

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如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後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景公飲酒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輜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敢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輜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爲富其國族則過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以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

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嗟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

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篋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入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鵝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與。疆矯君。君雖不安。不

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而訾不譽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不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

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飛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趨簡子久矣其寵不解矣也史叟曰武子勝慤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孫辭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嫉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逮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二終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

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不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趨蹎進退容貌不悖乎

日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御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

有駿邑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盡相與觀乎南山之陽見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蹇焉實而俯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盡相與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人門而趨登堂而蹝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愍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亡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

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那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
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痛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未發之
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

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
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遂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
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曰里周
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
人之幼穉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
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
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
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祇厥其材自誠其神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遥乎無方之內。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澣堕。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僻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過伯樂。不致千里。千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存。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

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慮
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刻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
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
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
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鋭金石雜草藥以攻疾
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濕濁入知親其
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
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曉世

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者是非本也
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
而非主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
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
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
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
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
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問何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正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僭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寧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寧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三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歪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寧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長劒、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墻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槁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奔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燃脣仰天而

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毀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益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死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貴日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傍於西墻公曰就處而西對曰君

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兎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兎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爲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爲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

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恐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恐辱豈曰能剌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酒器

說苑卷三終

說苑卷四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讓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長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鉏道之世不能汚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超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

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illegible]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於宗出匿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

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傳太子申生、公立驪姬
爲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
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
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
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
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
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

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尚於予口入於
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
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
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
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
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
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
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

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其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勇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逆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干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幸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美

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時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妾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

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

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曰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

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戟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關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市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

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莖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母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

衾質其上以狗於國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遬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遬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遬無以自立也且往訴宋秬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遬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遬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遬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受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肸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

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制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纓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瞶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歜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觀之故邑而使人謂歜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歜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歜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歜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illegible]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illegible]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蔆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敢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

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救天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說苑卷四終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儼者則衣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蟲之時不欲妄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悃愊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强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閼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

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閔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柰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如然後行何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僞孰知其非眞雖當時家榮然士君子以爲大辱故其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爲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卒爲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弒之亂生人臣而不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大寧夫人臣猶貴仁況

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歛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筦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之、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鷇鷇弱故反之其

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觀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備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延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

刑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邪則鍛煉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

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
爲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
賊也故俗語云盡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爲吏期不
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
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
謂一尚存也臣聞鳥獸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
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汚
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
切言開天下之口廣忠諫之路政亡秦之一失遵文
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慶顧獄則太平之風可
與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
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
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
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
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
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
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矣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讐我憂必滋長卻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徙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

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强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羨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四君子之行柰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柰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生立祠命曰子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柰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爲養姑十年之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强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莞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

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筦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筦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況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鬬、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

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鬬者皆自以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亡禘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爲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聞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鬬誠愚惑夫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鬬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縣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

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帳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毋乃不可乎。噫。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鄭。遂滅智氏。

智襄子爲室美、士苗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五終

說苑卷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縣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兎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

甘草必齒以遺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壓以走。蹙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厥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大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與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扣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遵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介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遵豆茵席所以安官善止而棄之顏色不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

誠耻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涘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諠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詰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强禦難在前則君前難在後則君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興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履不越此之謂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爲己力不亦誣乎
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
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
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
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
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
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
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
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
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旌
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
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
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
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
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
其處一蛇者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
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

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
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
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鄙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莫
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
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
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
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

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饗其樂
鄧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
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
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
將卑還走非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
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
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
平原君患之鄙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

愛趙士乎平原君曰趙士卽勝處何爲不憂李談曰
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
百數婦妾荷綺穀厨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
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
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
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士方其危苦
時易爲患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
人皆出死圍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
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

軍楚得以强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卧餓人不能動宣孟
止車爲之下飡自含而餔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
問爾何爲饑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糧絕翕行乞
而憎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飡脯二朐再拜
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
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爲
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
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

中飲而出、羅公命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既及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國是君邪、請爲君反死宣孟子名爲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爲、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遂鬬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爲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賄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爲者也、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對曰、公見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

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率徒卒道出。令皆去盎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癘吞炭爲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
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
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
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
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
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
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
良更易姓名深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祖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
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
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
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
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
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
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
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
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娶成公姊爲夫人大

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乖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至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趙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志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聞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成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

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哭君圄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脇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編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

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發可以無愚夫有忍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晏子見疑於景公出謂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非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illegible]維舟爲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後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

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刼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

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爲泣對曰
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
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
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
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
物之雖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
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不勝及卽位

乃掘而刖之而使歜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爲參
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鞭扶織織怒歜曰
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
父而不病矣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
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
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
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殺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GL
NO. 43349

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六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